

# 论美学是第一哲学\*

杨春时

**摘要:**现代哲学有现象学和存在论两个系统,二者又互相交集、合流,而且都产生了审美主义走向。这种历史现象提示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美学是充实的现象学和本源的存在论,从而美学就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哲学的基础。审美既是现象学的还原,使存在意义显现,又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而回归存在。这就是说,审美是本体论的发现,哲学思维是审美体验的反思,哲学理论是审美发现的论证。总之,美学是第一哲学。

**关键词:**美学;现象学;存在论;第一哲学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14)01-0051-09

在传统的学科设置中,美学是哲学的分支。但现代美学已经表明,它是哲学的基础。现代哲学中的两大谱系现象学与存在论合流,并且都走向了审美主义,证明了这一点。以此为据,我们就可能在建立审美现象学和审美存在论的基础上,确立美学为第一哲学。

## 一、美学是本源的存在论

如果排除分析哲学一流,现代哲学有两大系统:一是存在(实存)论系统;二是现象学系统。它们各自发展,又互相交集,体现了内在的一致性。现象学和存在论都走向了审美主义,这意味着美学的本源的存在论和充实的现象学。

我们首先考察美学是本源的存在论。

从历史上看,现代哲学的趋势之一是走向审美主义,这意味着哲学的美学化。审美主义是反思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性是一种理性主义。审美主义相对于理性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拨。传统哲学认为审美低于理性,理性是哲学的最高形式。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把美学定义为感性学,其地位低于作为理性学的哲学其他学科。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审美介于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体之间,其地位也低于伦理学、宗教和本体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把审美定位于绝对精神的感性阶段,其地位也低于绝对精神的更高阶段宗教和哲学。只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理性主义破产,才产生了审美主义倾向。审美主义的先驱可以追溯到席勒(Egon Schiele),他虽然服膺康德哲学,但在建立美育理论的过程中,突破了康德哲学的理性主义,揭示了审美超越感性(感性冲动)和理性(形式冲动)的自由性质(游戏冲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批判了理性主义的根基——主体性,破除了主体性的意志自由论,认为意志本体导致生存的痛苦,而摆脱意志的唯一途径是审美,由此可以解脱生存痛苦。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否定理性而倡导超人哲学,但最终走向审美主义,认为审美才是最高的价值,人生审美化才是自由之路。他说“对于艺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来说,我

\* 收稿日期:2013-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艺术美学概论”(10AZW007)

作者简介:杨春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361005)。

们已是图画和艺术投影,我们的最高尊严就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之中——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足的理由的。”“艺术拯救他们,生命则通过艺术拯救他们而自救。”他还说“就在这里……艺术作为救苦救难的仙子降临了。唯她能够把生存荒谬可怕的厌世思想转变为使人借以活下去的表象,这些表象就是崇高和滑稽,前者用艺术来制服可怕,后者用艺术来解脱对于荒谬的厌恶。”<sup>①</sup>他还说“艺术的根本仍然在于使生命变得完美,在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艺术本质上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使生命神圣化。”<sup>②</sup>

现代美学是审美主义哲学的结晶。早期实存哲学排斥审美,基尔凯戈尔(Sren Aabye Kierkegaard)认为人的存在和发展依次有美学阶段、伦理学阶段和宗教阶段。美学阶段是耽于享乐的感性阶段,是人的存在的沉沦;人只有向伦理学阶段和宗教阶段上升,才能获得拯救。显然,他认为审美属于感性,低于理性和宗教,因此他的哲学是反审美的。其他存在主义的宗教哲学家如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马塞尔(Marcel Gabriel)等人同样没有通向审美主义。甚至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早期哲学中,也没有审美的位置。他认为经过此在的畏的体验就可以领会存在的意义,而不需要审美的超越。只是在海德格尔后期,才走向审美主义。他摒弃此在的优先性而直接考察存在的发生和运作,从而由生存论转向存在论,并且走向审美主义。海德格尔后期用本有(Ereignis)来规定存在,本有使存在发生,存在是存在者之被给予性。波尔特(R·Polt)评论海德格尔在1962年关于存在的观念时说“在1962年,他仍然在反思存在者的被给予性——那使得它们成为可得的存在之物者。他现在将这种被给予性称作‘存在’,并追问存在本身是如何被给予的。他提出,存在是与时间一道被给予的,而那给出它们的‘它’就是征用(引者注‘征用’即‘本有’的另一种译法)。”<sup>③</sup>本有通过道说(Sage)运作,使存在显现。道说的方式有二:一是思;二是诗。他认为“作品的存在”就是存在之真理的根本发生方式之一。他说“诗意的道说是‘实存’。”<sup>④</sup>他提出要“诗意地安居”,在诗性的生存中回归存在。加缪(Albert·Camus)建立了存在主义的“荒谬哲学”,他认为荒谬是生存的本质,是体认到生存的无意义,因此,“我从荒谬中引申出三种结果,它们是我的反叛、自由和热情。”<sup>⑤</sup>他认为领会荒谬从而获得自觉的“荒谬的人”有四种典型:唐璜、演员、征服者和艺术家。艺术家作为反叛现实的典型,获得了最大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出,加缪哲学认为艺术是获得自由的根本途径,具有审美主义倾向。萨特(Jean-Paul Sartre)也肯定了艺术的自由性,认为艺术是想像力的创造,实现了人的自由本质。这种艺术观具有审美主义的倾向。甚至后现代主义的福柯(Michel Foucault),也主张审美主义的自我呵护,以对抗理性的戕害。审美主义哲学的确立,表明了美学是本源的存在论。这就是说,审美不是别的,乃是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而自由的生存方式就是向存在的回归。如此,美学研究审美的本质,也就是如何实现存在的学说。

实存哲学有其致命缺陷,那就是缺失了存在论的基础,使生存的选择失去了根据。生存的根据是存在,存在规定了生存的性质。而实存哲学离开存在,使生存失去了方向,自由成为无根的选择,因此不能真正实现存在论与美学的同一。必须改造主体性的实存哲学,建设存在论哲学。何谓存在?存在不是实体性的第一存在者,这种存在观已经被海德格尔批判。存在也不是主体性的生存,这一点作为海德格尔前期(以及萨特)的哲学,也被海德格尔后期所否定。存在也不是传统哲学所谓的“是”(being),这仍然是被海德格尔保留的形而上学的假概念。存在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具有同一性;是生存的根据,具有本真性。由此可知,生存具有两重性:一是现实性,即存在的异化;二是超越性,即回归存在的可能性。

①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1、28、29页。

② [德]尼采著,张念东等译《权力意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85页。

③ [美]波尔特著,张志和译《存在的急迫——论海德格尔的〈对哲学的献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④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761页。

⑤ [法]加缪《萨西弗斯的神话和抒情文选》,纽约:1960年,第65页;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97页。

如何克服生存的现实性而实现其超越性,就是回归存在的途径。因此,存在的实现和存在论的建立要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生存的自由生存方式。

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是生存向存在的回归。审美具有超越性,它超越现实生存,克服了现实生存的异化,进入了自由的领域,从而恢复了存在的本真性。审美使现实主体(现实自我)升华为自由的主体(审美个性、审美意识),使现实对象提升为审美世界,使现实生存升华为自由的生存。审美具有主体间性,恢复了存在的同一性。审美使我与世界互为主体,世界成为另外一个主体,我与世界之间构成了主体间性的关系。审美主体间性消除了我与世界的对立,实现了我与世界之间的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使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充分同一,从而回归本真的存在。于是,我不再是片面的主体,而成为自由的主体;世界也不再是片面的客体,而成为另外的主体。我与世界之间失去了对立,互相依存,并且结为一体,回归了同一。这就是说,审美成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回归了存在。因此,美学就是关于自由的生存的学说,而自由的生存就回归于存在本身。所以,美学是存在论的本源,存在论就是美学的展开。哲学与美学一体化,它们的区别只在于:美学作为本源的存在论,发现了存在,并且建立了哲学的逻辑起点;而哲学作为这个逻辑起点的展开,论证了存在的本质。

美学是本源的存在论,是区别于传统存在论而言。古代哲学对存在的设定是一种独断论,存在作为实体被确定,至于它的来源并没有合法性,只是哲学家的独断,因此是无本源的存在论。现代实存哲学对存在的确定,是由生存来领会或选择的,而生存只是存在的异在,因此这种存在论也缺乏本源。美学通过自由的生存方式——审美,发现并且确定了存在,充分地展示了存在的本质和诸规定,因此是本源的存在论。

## 二、美学是充实的现象学

从现象学的历史看,审美主义也是最后的归宿,走向了现象学与美学的同一。如何确立存在、把握存在,领会存在的意义,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存在是不在场的、非对象性的,因此不能通过经验性的思维来把握。这就造成了哲学面临的千古难题:如何确定存在。古代哲学以独断的方式来确定存在,存在成为实体性的第一存在者。近代哲学通过认识论来考察存在,结果发现存在不能被认识(康德),或者只是一个错觉(休谟,David Hume)。现代分析哲学通过语言分析把存在作为假概念排除,从而排除了本体论。而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独辟蹊径,用本质直观来揭示事物的绝对本质,从而为现代哲学建立了现象学方法论。他的现象学从意识的意向性出发,企图还原到纯粹意识,进而直观对象的本质。但离开存在谈论意识以及事物的本质,就失去了根本。这就是说,现象学不应该是对于事物绝对本质的把握,而应该是领会存在意义的方法论。而且,现象不是意识的产物,也不能定义为直观对象;现象学的根据是被给予性,而被给予性是存在的属性,存在的同一性才导致被给予性。现象是我与世界的共在,我与世界获得了同一性,于是世界自身呈现。这就是现象。因此,胡塞尔现象学必须进行改造,把被给予性而不是直观作为现象的基本性质。总之,要改造现象学,为现象学建立起本体论的基础。

由于存在不在场,不能成为直观对象,按照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它不能作为现象显现。但实存哲学改造了先验现象学,以领会存在的意义。实存哲学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改造了现象学,企图通过超越性的生存体验来领会存在的意义。实存哲学认为,存在与虚无是一体性的,发现了虚无就把握了存在,从而建立了虚无现象学。海德格尔从此在在世出发,让生存面对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死亡,产生畏的情绪,畏使世界虚无化,从而摆脱公众意识,获得良知,并且据此进行先行决断。萨特也诉诸生存(自在的存在)的虚无性来把握存在的意义,这就是绝对的自由选择。但海德格尔等人的生存论的虚无现象学有先天的缺陷,那就是从生存即特殊的存在者此在之在出发,而不是从存在本身出发。但生存不能超越自身(海德格尔所谓的时间性的筹划不是真正的超越),生存体验(包括死亡体验)不能通达存在。这就

是说,死亡并不是生存的本质,畏也不能使虚无显现,生存体验不能使存在现身。这样,生存论的虚无现象学就走向了死胡同。

在胡塞尔之后,现象学发生了转折,形成了三种走向。

第一种走向,是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变成了经验现象学,最后蜕化为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萨特等虚无现象学也具有经验现象学的倾向,因为他们的此在、自我都是经验性的;同时,海德格尔又企图赋予生存体验以超越性,如畏的体验具有某种超验性,因此其经验性并不纯粹。

在经验现象学中,先验自我、先验意识变成了经验自我和经验意识,舍勒(Carl Wilhelm Scheele)的情感现象学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都属于经验现象学。他们企图通过经验自我和经验意识来实现现象学的还原。由于经验自我和经验意识的局限,它们不可能把握超越性的存在。因此,这种趋向就导致现象学的终结,即干脆放弃了对纯粹意识和绝对本质的追求,转向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形成了解释学哲学。海德格尔已经开启了这一变化,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利科(Paul Ricoeur)等完成了这个变化。伽达默尔强调理解是阐释的基础,它在历史语境中展开了视域融合,视域融合不构成纯粹的现象,而是时空中对文本的理解。它达到了有限的主体间性,揭示了文本的历史意义,但缺失了其本真的意义。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缺陷在于:视域融合作为主体间性的实现,根源于存在的同一性,而这一点被他遗忘了。而且,解释不仅有现实的解释,还应该超越的解释,即对存在的理解,这才是解释的根本依据。伽达默尔放弃了对存在意义的探究,停留于文本的历史意义的阐释,这是对现象学的放弃和从哲学本体论的退缩。

第二种走向是缺席现象学。缺席现象学是根据生存的缺失体验而达到存在的被给予性。这就是说,由于存在的缺席,生存是有缺欠的,而生存的缺失感会导致对存在的向往以及感受到存在的召唤,从而使存在具有了一种被给予性,也就是具有了某种现象性。于是,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领会存在、推知存在、设定存在。缺席现象学就建立了一个推定存在论,使存在可以作为最原初的概念被设定。缺席现象学首先包括他者性哲学。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马里翁(Jean-Luc Marion)、德里达(Derrida)等建立了他者性哲学,也建立了一个他者现象学。列维纳斯、马里翁认为存在是有缺欠的,需要绝对他者的充实。他们把现象的显现推移到存在之外,构建了一个绝对的他者,使其成为本体,自我感受到他者的召唤,自我指向他者,成为为他的存在。德里达通过对语言意义的分析,把意义推延到无限,使现象成为一个存在之外的永远不在场的他者,最后解构了存在论和现象学。他者现象学虽然诉诸他者缺席的体验,但他者在存在之外,不仅不合乎逻辑,也泯灭了自我,从而使他者不能作为现象被把握。

缺席现象学还有另外一种形态,那就是存在论现象学。所谓存在论现象学,不同于生存论现象学,它的存在概念不同于实存哲学的存在概念,而是完满的生存,是现实生存的根据。由于存在不在场,生存具有缺欠,因而这种缺欠意识使我们领会了存在。海德格尔后期建立的本有现象学就属于这一种缺席现象学。后期海德格尔确立了新的本体论范畴——本有(Ereignis),它是对存在的给予,是存在的本然发生,是人与存在的共属。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本有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本体论的存在,是人与世界的共在。于是,使存在显现不再是靠面向死亡的此在的生存体验,而是通过本有的“道说”——思与诗,达到“澄明”之境,使存在显现为现象。思的道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缺席现象学,由于本有隐匿自身,产生了一种缺席体验,即由存在的离弃状态产生急难(Not),进而跳跃到存有(Seyn),而存有的本质现身和存有的真理即本有。这就是说,海德格尔通过缺席现象学,建立起推定存在论。缺席现象学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对存在的合理的猜度和设定。这一设定具有必要性,为哲学奠定了一个逻辑起点,从而具有现象学的功能。同时,缺席现象学也具有局限性,缺席体验不是充实的意向,它发现的现象还没有充分的明见性,被设定的存在没有充分地被证明,因此,它还不是充实的现象学。

现象学并不甘心消失于解释学中被解构,也不甘于缺席现象学的局限,它还有第三种走向,就是建立了基于存在论的审美现象学,从而实现了审美与现象学的同一。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排除审美,他的范畴直观和先验还原与审美无关。伽达默尔也以历史主义排除了审美主义。他认为审美与其他解释

活动没有根本区别,审美只具有典范性,因此解释学可以代替美学(审美无区分)。海德格尔后期走向审美现象学。他提出本有的道说包括思与诗两种方式。思的进路导致上面所说的缺席现象学和推定存在论。诗的进路建立了充实(审美)现象学和审美存在论。海德格尔认为诗性的语言是本源的语言,“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sup>①</sup>。而日常语言不过是“用罄了的诗”,是源性语言的沦落。诗的语言使道说发生,使存在者解蔽,进入澄明之境。而这就使世界作为现象呈现。他说“作为澄明着的筹划,诗在无蔽状态那里展开的东西和先行抛入形态之裂痕中的东西,是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并且是这样,即现在,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sup>②</sup>莫里茨·盖格尔(Moritz Geige)认为审美价值是现象,并且运用现象学方法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论美学体系。他认为审美还原了三重自我:一是生命的自我,这是自然的肉体的我;二是经验的自我,这是现实的我;三是存在的自我,这是自我的最高形态。审美对应的是存在的自我,因此审美是对存在的体验。他认为审美是“存在的幸福”,“存在的体验”,而且是“一种积极的、人的意义上的存在体验”。梅洛-庞蒂认为艺术高于科学,因为艺术直接以知觉为基础,接近实在,能够回到“事情本身”去。英加登(Roman Ingarden)指出文学作品四个层面之外的“形而上学性质”,将“形而上学性质”的显现描述为“气氛”和“光”,并提出了哲学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艺术的形而上学性质”。作为现象学美学发展的顶峰,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建立了现象学美学,认为审美真正地实现了现象学的理想。他说“审美经验在它纯粹的那一瞬间,完成了现象学的还原。对世界的信仰被搁置起来了……说得更确切些,对主体而言,唯一仍然存在的世界并不是围绕对象的或在形相后面的世界,而是——这一点我们还将探讨——属于审美对象的世界。”<sup>③</sup>他还论证了审美对象不是客体,而是“准主体”,从而肯定是审美的主体间性。这就开辟了主体间性美学之路。后期的伽达默尔也发生了审美主义转向,强调了审美解释的完美性、超越性和充分的主体间性。

于是,审美体验直接成为一种现象学的发现和还原:在审美体验中,现实世界虚无化,存在通过审美意象(现象)而在场化,直接呈现;而审美体验的反思即本质还原,它获得的审美意义即存在的意义。审美不仅是现象学的应用方式之一,也是现象学还原的充分的实现方式。美学就是充实的现象学,它使存在作为现象呈现。在美学诸分支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学美学,它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美或艺术的本质。这一学科的代表是英加登。与此不同,在现象学诸分支中,存在着一种审美现象学,这是把审美当作一种现象学还原来考察,审美可以把握存在的意义。这一学科的代表是杜夫海纳。但他的“审美形而上学”并不完善,它认为审美是“灿烂的感性”,存在着自然主义的倾向。实际上,现象学美学必然通向审美现象学,因为前者要以承认审美的现象性为前提,而审美的现象性就意味着审美现象学。现象学的美学化有其根基和必然性。现象学理想只有在审美中才能充分实现(缺席现象学不是充实的现象学,仅仅具有有限的意义),也就是说,现象不能存在于审美之外,而只能是审美意象。

从被给予性的角度看,审美与现象都是存在的显现,因此美学与现象学是相通的。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存在的回归和显现只能在审美中。因此,审美使存在现身,变成在场的,世界作为审美对象显现其本质。这就是说,美学与现象学都是存在的显现之学,美学就是现象学。

从审美意识与纯粹意识的关系上看,美学与现象学也是同一的。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主张悬搁经验,回到纯粹意识、先验意识,使对象的本质呈现。所谓先验意识,是康德首先提出来的,它区别于经验意识,又使经验意识成为可能的先天意识结构。它包括感性的先验范畴,如时间、空间,以及知性的先验范畴,如逻辑性、统一性等。他认为先验意识不能成为经验意识,不能直接呈现,只是在经验意识中发挥作用。而胡塞尔却认为可以排除经验意识,还原到先验意识,使先验意识独立发挥意向性功能,显现对象的本质,从而实现本质的还原。胡塞尔的问题就在于,所谓先验意识不能还原,也不能独立存在,因此也不能“朝向事实本身”即现象,使事物的本质呈现出来。所谓纯粹意识是指排除了语言符号的中介而与对象直接相即,使对象具体呈现出来的意识。这种意识也不是先验意识,不是意识的一般结构,它实

①②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295、293页。

③ [法]杜夫海纳著,孙非译《美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3—54页。

际上是非自觉意识,包括直觉想像和情感意志等非抽象化的意识。非自觉意识一方面与对象同一,区别于主客对立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是意象意识,对象作为意象呈现。而自觉意识的对象则作为表象、概念存在。非自觉意识既是先验意识(作为无意识)的现实化,也是现象学所说的“朝向实事本身”的纯粹意识。但非自觉意识在感性和知性水平上并不纯粹,也不能独立存在,它受到自觉意识(即语言符号化、逻辑化的抽象意识)的制约。现象学还原就必须排除自觉意识,解除其对非自觉意识的制约,但在感性和知性水平上这并无可能。只有超越感性和知性水平,达到超越性水平的非自觉意识,才摆脱了自觉意识的限制,成为自由的意识、纯粹的意识,而这就是审美意识。超越水平的自觉意识仍然存在,但它并不限制非自觉意识,而是其反思形式。它就是同样作为自由意识的哲学意识。审美意识使对象世界摆脱了外在性、异在性,由表象而成为现象,“实事本身”得以呈现。审美意识是非自觉意识的充分形式,是纯粹直观的实现,对象不再是表象,而成为现象。审美意象就是真正的现象,它符合了现象的一切条件:充分的直观性、主体与对象的同一性、存在的显现等等。审美意识是自由的意识,而这种自由性就显现为明见性,它使意识与对象充分切合、完全同一。审美体验以审美意象的形式使存在现象化,存在得以现身,存在意义被领会。总之,审美作为现象的显现,不同于缺席现象学,而是充实的现象学,它使存在(世界)直接呈现。

### 三、美学是现象学与存在论的同一

如果排除分析哲学一流,现代哲学是存在论和现象学的合流,并且走向审美主义。由于意识到“科学的”现象学不能解决超验世界的问题,需要形而上学来补充,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走向实存现象学,即通过生存的超越性使现象显现,领会存在意义,从而走向了存在论与现象学的合一。盖格尔、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等开始了这个转向。盖格尔不仅在价值论上发展了现象学理论,而且建立了实存哲学,以价值论为中介把实存哲学与现象学美学连接起来。海德格尔改造了胡塞尔的意识论的先验现象学,把它建基于生存论之上,并且运用这个现象学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生存论哲学。他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只是从意识和对象的关系出发,而遗忘了存在论的基础。他把现象学从意识哲学中解放出来,企图建立存在论(生存论)的现象学。他通过此在在世的体验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试图领会存在的意义。但是,由于从此在在世出发,也就是从生存论出发,而非从存在本身出发,因而没有克服主体性和实现超越性,没有使现象显现,从而无由领会存在的意义,最终没有完成存在论现象学的建设。萨特也把现象学与实存哲学结合起来,完成了现象学的本体论化。同样,由于他的生存论没有存在论的基础,陷于主体性的窠臼,使自由选择失去根据,因此不能真正地实现现象学与存在论的同一。

海德格尔后期尝试着真正地把现象学建立在存在论之上,而不是像前期那样把现象学建立在生存论之上,从而建立了本有现象学。后期海德格尔用本有(Ereignis)替代了存在概念,用澄明来标示现象的显现。本有是存在与此在的共属,是对存在的给予,通过本有,存在和存在者就成为本己的了,存在者就通达了存在,也就是发生了对存在者的本然意义的赋予。这就是一种现象学的论述,意味着存在论与现象学的沟通。存在作为不在场者,它如何显现呢?海德格尔说“然而,超出存在者之外,但不是离开存在者,而是在存在者之前,在那里还发生着另一回事情。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Lichtung)在焉。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此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有存在者特性。”“惟当存在者进入和出离这种澄明光亮领域之际,存在者才能作为存在者而存在。惟有这种澄明才允诺、并且保证我们人通达非人的存在者,走向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由于这种澄明,存在者才在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程度上是无蔽的。”<sup>①</sup>他更明确地说“但澄明本身就是存在。”<sup>②</sup>他还说过“存在就意味着显现。这种显现并不

①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修订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9、40页。

②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75页。

是某种有时发生在存在身上的后来之物。存在恰恰作为显现而展现自身( Sein west als Erscheinen)。”<sup>①</sup>他把现象作为“存在”的显现,也就是遮蔽的澄明。此外,马塞尔( Marcel)也是现象学家兼实存哲学家。他认为内心的爱、欢乐、希望、信仰等情绪体验就是现象学的纯粹意识,可以达到最高本体,证明了“我”的存在。另外一个现象学家马里翁( Marion)认为,现象学建立在被给予性之上,而被给予性是先于现象学直观的,这个被给予性是存在本身的属性。马里翁说“在严格的意义上,现象学只有以超越存在者到达存在的方式取代‘事物’,才能成为一种方法。”<sup>②</sup>

哲学史表明,现象学与存在论可以互相沟通。现象学与存在论(本体论)本来就是相通一体的:现象学是对存在意义的发现,存在论是对存在意义的证明。这就是说:现象学是发现的逻辑,为哲学提供发现存在意义的方法论;存在论(本体论)是证明的逻辑,为哲学提供存在的意义的证明过程。发现与证明的统一即现象学与存在论的同一。存在论和现象学的真正沟通,必须对二者进行改造,建立更为合理的现象学和存在论。

一方面,现象学要基于存在论,才具有合理性。现象学的根据不在于意识的意向性,而在于存在的同一性,是存在作为现象显现。所谓“朝向实事本身”,不是胡塞尔所谓的事物的绝对本质,而是存在或世界整体的现身。马里翁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着被给予性和直观性的矛盾,他认为被给予性才是现象学的根据,因此不能直观者(如存在)才可能作为现象呈现<sup>③</sup>。现象学的根据是被给予性,而被给予性不是源于意向性,而是源于存在的本真性和同一性。存在是生存的根据,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具有本真性和同一性,因此,世界才能与我一体,并且作为现象呈现。现象学就是使存在显现出来的哲学方法论。现象不是表象,不是认知对象,而是存在的回归,是对存在意义的领会。在现实生存领域,世界成为与我分离的表象,生存体验成为日常经验或知识、意识形态体系,失落了本真性而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现实生存领域,存在缺席,其意义隐而不显。而现象学是对这种本真性和同一性的还原,它使现实生存体验回归为本真存在的体验,使我与世界的分离回归同一,于是世界作为现象向我呈现,从而领会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超越了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把现象学作为理解存在的“思”。他说“把‘现象学’理解为让思的最本己的实事自己显现……这个存在之为存在(在)同时也就是那个正在思的东西的自己显现,这个东西需要一种与它相匹配的思。”<sup>④</sup>他认为,现象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它被遮蔽的,而“在现象学的现象背后,本质是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但应得成为现象的东西仍可能隐藏不露。恰恰因为现象首先与通常是未给予的,所以才需要现象学。遮蔽的状态是‘现象’的对应概念”<sup>⑤</sup>。他还说“被遮蔽的存在是现象的对立概念。”<sup>⑥</sup>现象学之可能,在于生存可以凭借其超越性回归存在,从而使世界由表象变成现象,我与世界回归同一,它们互相向对方直接呈现。

另一方面,存在论要基于现象学的发现,从而避免独断论和主体性。存在不是主体性的存在,也不是客体性的存在,而是我与世界的共在;不是现实生存,而是对现实生存的超越。这就是说,存在不是经验对象,不是现实生存,它不在场。那么,如何把握存在的意义呢?这就成为哲学面临的千古难题。古代哲学是实体本体论,存在作为实体被独断地确定,如理念、上帝等。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哲学,企图通过理性认识来确认存在,结果是否定的:康德认为本体(物自体)不能认识,只是信仰对象;休谟依据经验论干脆否定了实体观念,也排除了存在论的问题。现代分析哲学把存在作为没有意义的假概念排除掉,从而取消了本体论。现代哲学表明,任何经验科学和传统认识论都不能完成把握存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诉诸现象学。现象学在胡塞尔之后,由海德格尔发端,开始与存在论合流,即运用现象学方

①⑥ 转引自[法]让-吕克·马里翁著,方向红译《还原与给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26、96页。

② 转引自尚杰《马里翁与现象学》,《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③ 参阅[法]让-吕克·马里翁著,方向红译《还原与给予》。

④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75页。

⑤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5页。

法去领会存在的意义。因此,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sup>①</sup>

存在论与现象学的同一只有在审美中才能充分实现。如前所言,由于现象学直观不能达到存在本身,存在不是对象,不在场,因此不能作为现象显现;而缺席现象学仅仅具有有限的合理性和意义。因此,现象学必然走向审美主义,审美成为现象学的运用。真正的现象学还原只能是审美,审美是存在意义的发现。把现实生存体验升华到自由的生存体验即审美体验,进而通过对审美体验的反思,形成哲学范畴,从而揭示了存在的意义——自由。这就是说,存在的意义如何获得和确证,要通过现象学的发现,而美学即充实的现象学。同样,存在只有作为审美,才能真正实现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是向存在的回归。于是,美学就成为本源的存在论。后期海德格尔揭示了美学与现象学、存在论的一体性。他认为“真理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真理是存在之真理。美与真理并非比肩而立的。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Ersheinen)——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并且作为作品——就是美……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Sichereignen)。”<sup>②</sup>因此,通过审美的现象性,审美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是生存向存在的回归。海德格尔说“诗意的道说是‘实存’。‘实存’(Dasein)这个词在此是形而上学的传统意义上使用的。它意味着:在场状态(Anwesenheit)。”<sup>③</sup>这就意味着,美学与存在论以及美学与现象学是同一的,因此存在论与现象学的同一在美学中得到实现。

美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呢?存在是哲学思维的逻辑起点,哲学不过是对存在意义的论证;但存在也是哲学论证的终点,只不过作为终点的存在应该是已经被证明、被阐释的存在,它的意义已经被揭示。存在如何证明自身?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在于审美的发现和确证。美学既是充实的现象学,可以发现存在;又是本源的存在论,可以证明存在。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是回归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现身;审美可以领会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审美意义即存在的意义。审美意义或存在的意义即审美体验的反思,哲学思维不过是审美体验的反思形式,只有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哲学反思才能进行;只有在美学的基础上,哲学才能展开。一个哲学家必须对世界人生有深切的体验,而这种体验的最充分的形式就是审美。对社会人生的审美体验就是领会了存在的意义,再反思这一体验,就形成了哲学思考。哲学不过是对审美体验的反思和逻辑证明。

从意识的角度上说,审美意识是非自觉意识的最高形式,即超越性的非自觉意识,它使用意象而非概念,不具有逻辑的形式;而哲学思维属于自觉意识的最高形式,即超越性的自觉意识,它使用哲学概念(范畴),这是审美意象的反思形式。这就是说,哲学思考必须建基于审美体验之上才有可能,哲学思维是对审美体验的反思。哲学不是经验论的归纳实证,也不是独断论的逻辑推演,而是审美体验的反思和证明。审美体验使存在显现,领会存在的意义,但还没有形成概念、逻辑体系。经过对审美体验的反思,存在的意义才被自觉把握;经过对存在意义的逻辑证明,美学才获得了真理性。于是,美学是确定存在论。盖格尔指出“与美学相比,没有一种哲学学说,也没有一种科学学说更接近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了。它们都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存在的内在结构,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的人格。”<sup>④</sup>

但仅仅通过审美现象学发现存在的意义还不够,还要进行逻辑的证明和推演。哲学存在论就是在审美体验基础上对存在意义的论证:从存在范畴出发,论证存在的意义是自由,进而建立一个哲学逻辑体系。哲学必须运用逻辑来证明存在的意义,并且推演出一系列哲学范畴,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因此,美学与哲学,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体验与反思的互相依存、互相阐发的关系。后期海德格尔提出诗与思是把握真理的方式,而诗是审美体验,思是哲学思考,它们二者是“近邻”。他说“诗与

①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2页。

②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02页。

③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761页。

④ [德]盖格尔著,艾彦译《艺术的意味》,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思(Dichten und Denken)两者互相需要,就其极端情形而言,两者一向以它们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中。”<sup>①</sup>“把诗与思带到近处的那个切近本身就是大道(Ereignis,或译为本有),由之而来,诗与思被指引而入于它们的本质之本己中。”<sup>②</sup>海德格尔所谓的思与诗的近邻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审美体验与哲学反思的关系:前者作为现象学“直观”,是对存在意义的发现;后者是对审美体验的反思,是对存在意义的论证,哲学体系由此构建。

审美作为现象学的还原的充实方式,在于它不仅使对象(审美对象充分地世界化,成为存在者整体)充分地被给予,而且被充分地直观。于是存在在场化,成为现象(审美意象),这使审美意义,即存在意义得以呈现。

以上的考察说明美学沟通了现象学和存在论,成为第一哲学。由于把审美看作低于理性的感性活动,因此传统哲学把美学定位于哲学的分支,而且是比较边缘化的分支。但美学不是哲学的延伸或分支,它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和更重要的地位。美学不是感性学,而是使存在显现的充实的现象学和本源的存在论。这就是说,美学是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只有美学才能发现存在、确立存在的意义。美学是存在论的基础,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回归存在,从而成为哲学论证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赵洪艳】**

<sup>①②</sup>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076,1099页。